

種 廿 第 書 叢 小 火 烽

岸 彼 的 海

著 羣 舒



版 出 社 火 烽

售 代 總 社 活 生 化 文 林 桂

種一廿第書叢小火烽

海
的
彼
岸

著 羣 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六角五分

烽火小叢書第廿一種

海 的 彼 岸

著 者

舒 羣

發 行 者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烽火社

總 經 售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 著 作 權

禁 止 翻 印

目次

手鐐·····	一
松花江的支流·····	八
嬰兒·····	二七
夜景·····	三五
漁家·····	四五
祖國的傷痕·····	六二
畫家·····	七〇
一位工程師的第一次工程·····	九三
謊·····	一〇四
海的彼岸·····	一一七

手鐐

在失去我的故鄉，我被以「叛國」的罪名逮捕了。然而，我終以最大的冒險打傷一個看守逃出拘留所以外，脫去了自己的手鐐。

正是春天；一年中，正是春天的景色美麗而誘人呢？那鮮綠的樹枝，結滿着鮮綠的小葉，在風中自由地，任性地抖動着，嚐着新鮮的空氣，風停了的時候，它們仍保持着原有的可愛的姿態，誘着行人；彷彿它們都是最美麗的小姑娘，却不滿成人的年齡，使一個最荒淫的男人，也祇有愛她，留戀她而不敢佔有她，向她起着淫念。那高空中的天面，明朗而鮮豔，會使一個憂鬱者，向它感受了歡快，會使他疑心它是經過名畫家的筆，描繪，渲染，不然，也是經過人工的移動，搬運，把全部的雲片，改換了原在的位置，才配合起來，才讓青白，淡紅僅有的三色並不單調。那春風，以一種溫柔的氣息衝入鼻孔，好像通過全身的血流，直至心的深處；即使潛伏着毒質，中毒而死，也絕沒有一句的怨言，遺給人間，且會在臉上留着笑容，表示着死後的極大的滿足。那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地生長，自由地存在；雖然有滅絕的時候，也都是自由地滅絕！

我敬慕它們，更敬慕自己；因為我也自由了，有着它們一樣的自由。

然而，我的心，却緊縮着，担心着我再被捕回的危險。不過，我決定了——以我的生命保衛我的自由；如果，我的自由失了，我也死了！

這時候，我恢復自由已經有十幾分鐘了。我走過着江岸的一條石路，走向我的家去。左側排列着高起的樓房與整齊的院牆，有商店，也有住宅，右側是一條江流，迅速地流去着，好像故意催促我加快着步子。我一邊走着，我一邊疑心着身邊走過的行人與划過的小船，不是被偵探查悉了我的行蹤在追隨着監視着我嗎？——怎麼他們都以驚異的眼色投向我呢？我檢視着自己身上碎了的衣服，破了的鞋子，同時，我也憶想着自己憔悴的臉面，長而且亂的頭髮，這些不是已經替我說明了我是一個逃脫的犯人嗎？我抑止着自己的感情，保持着我所能保持的鎮靜；因為我想像着自己也類似一個流浪人，莫非所有的流浪人都犯罪了嗎？然而我發現手腕被手銬遺下的一圈的條痕的時候，這將是我最大的證據；我感到了手銬是我最大的敵人，我為什麼不早些破碎了它？反而讓它傷害了我！突然，我記起了手銬的形樣：以鐵質製造的一雙相連的鐵環，垂着一個堅固的小鎖。它醜惡，它無恥，它代敵人施展着暴力，我悔恨自己，不該把它拋在路上，應當讓它沉入江底，永遠不讓它摧殘我以及摧殘任何人。

幸是到家了，我並沒被檢查過一次。可是，我的母親被我驚了，哭了。我不知道她會如何地保留她那樣大量的淚水，彷彿她生前沒有流過一次，也彷彿她要把她生後的所有的淚水，在這一次流盡。我

看她沒有什麼表情，祇是慘白的臉色，祇是因為哭聲震動着胸脯，祇是握着我的手腕，讓我的手放近她的臉頰上——好像她的心情，要我從手指默默地感受！弟弟，妹妹都包圍我，爲了會見自己久別的哥哥而感到歡喜，可是爲了母親，又以歡喜換來了悲哀。他們不敢問我什麼，也不敢問母親什麼，悄悄地站在我的身邊，摸着我的衣袖，衣襟，又從上身摸至下身，他們幾乎表演盡了人類的最高的愛情！他們的手指每次觸動我的時候，使我跳着的心而更跳，使我感受了他們如何地親近着我，愛護着我。突然，母親從她的臉頰拋下我的手——我知道了自私的心征服了母性的感情，她担心着我被發覺再被捕回以後，連累了她，甚至犧牲了她。她匆忙地離開我，走向另一房間去；取來了我从前的幾件衣服。她要我換件衣服逃走，逃向何處，隨我自便。可是，我要求她，收留我；她不肯。我再要求她，收留我一天，一刻，待我剪去長髮，或是砍斷了我的手腕，我情願此生做一個殘缺者；她也不肯，要我立刻離開家門，那怕祇要在門外一步。這時候，我們母子天性所遺傳下來的感情斷了，如同路上相見的路人一樣；也許她死，我死，彼此都沒有一絲的留戀。於是，我決心離開她了；雖然我知道街上爲了我，已經佈滿了偵探，像網一樣地隔着我的逃路，網的隙孔如何地使我偷過！我換着衣服，可是母親又哭了，她的心情，如何地矛盾，唯她自知；她哭着爲我梳理頭髮，洗臉。不久，我便走出了家門；在窗外我聽見了弟弟，妹妹的呼聲，母親懺悔中的嘆息。

街上的景色，仍然一樣美麗而誘人呵！可是並不給我以美麗的感覺。在我祇有冒險的恐怖與畏

懼。我爲了藏起我的手腕，把手深深地伸入褲袋裏，——發覺了母親給我偷放的幾頁鈔票。我的心跳着，幾乎要跳出身外，身邊馳過的汽車的笛聲，都會使我突然驚抖，我急於需要一杯酒，麻醉一下神經；可是走錯一家水果店退出以後才轉入地下的酒室，飲盡了一瓶酒。我走出酒室的時候，我的步子錯亂了，被我視取的地方，模糊了。

時間，近於正午了吧？公務員該下班了吧？偵探也是公務員，他們不休息一下嗎？

太陽以清晰的輪廓留在天面，爲什麼有時漲大又有時縮小呢？它的光條爲什麼有時放射又有時收回呢？它每天每時都是如此地幻變嗎？

街樹傾倒着，錯亂地傾倒着，然而地上却不見有倒下的樹存在，彷彿它們都有着彈性，倒下會自動地彈起，仍然在原位直立。

我身邊的房屋，都在滾動，旋轉，不住地阻礙着我走去的方向。在一條街邊的轉角處，我突然聽見了一聲警笛的聲響，我好像從夢中醒來了，神經清晰了。我知道逃，讓自己的步子越快，越好，跌倒了，再爬起來，立刻繼續着逃。我發現前面沒有一條去路了，便轉入了公園。

大批的警車趕來了，大批的偵探與警察包圍了公園，——每一門邊都設了雙人的崗位。在園裏游春的人們，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完全騷亂了，分做數批人羣擁塞着每個門口，可是警察不許他們走出，同時，偵探也不得走入，互相堵着門口，雙方都是一樣地不能滿足各自的企圖。我藏在人羣中，

我很安心至少這一刻我很安心，一刻以後，我不能想，也不能究竟將臨如何的境地最後有一個偵探來了，他右手握着手槍，左手拿着的，就是我拋棄的手鎗。他命令警察從這一個門口放人，放出一個人檢查一個人。這時候，我該承認自己，不但不醉，而且比常人清醒，——我記起了園內的公務員的住宅中，有我一個朋友的家庭，我悄悄地从人羣裏退出來，去了。

朋友的門鎖了，他從窗子看着我，明白了我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我；可是不給我開門，我商議他，幾乎是哀求他，收容我一刻，待過這暫時的危難。他終於被我感動了，開了門。我感謝他，不是任何言語與任何禮拜所能表示出來的那般，情緒在我的腦中澎湃着，使我抱住他痛哭。他撫摸我的頭，安慰着我。然而，他的妻子，怕爲了我，使她的丈夫陷入不幸；要他把我送出，或是逐出。他以嚴厲的眼色，制止她不該有那種念頭，表示一個人的卑鄙，無恥，罪惡，失去了的天性。然後，她走近我的身邊來，哀求我，要我自動地離開她家。我看看窗外，是一片綠色，和平而安靜，路上沒有一人經過，祇有在枝間飛舞着的一隻小鳥；我要捕住牠的翅膀，隨牠飛出她家，飛出園外，任牠飛往何處，我不怕生活不幸福，祇要有自由。我看牠很久，並不飛近我來；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她：抖動着我的衣襟，催迫着我。因此，他憤怒了，不惜說出了最傷夫婦感情的言語。隨着她也憤怒了，激烈地喊着，逐我去；這種表示，並不是向他報復，而是爲了更愛護他。我如果是一個有血氣的人，我該走了，——即使走後危險，甚至死亡，可是我仍然忍耐着，看着他們夫婦的感情爲我而決裂。

窗外，漸漸地騷動了，雜亂的步聲傳近來；遊人走盡了，偵探開始搜捕了吧？

於是，她瘋了一樣，罵着我，打着我，扯着我的耳朵，想把我扯出門外。他越勸止她；她越高她的聲音，就像告密一樣。他慌了，他的手與腳，都找不到適當的位置停放。我不能不走了，却拖住了我，他表示也許在幸中過了難關，如果不幸被難了，他願與我同亡，所以他更不惜用短刀傷了他的妻子，把她送入內室。我有些驚異，在這世界上竟有他這樣的一人，任肯犧牲自己妻子的感情，肉體，爲了援助一個不幸的人，爲了保存人間幾乎滅絕了的正義！這時候，我被他感動得情願交出自已的頭顱，不讓不幸臨近他。不過，偵探敲門了。好像他已經爲我備好藏身處：地下停放的衣櫃，我進去以後被他鎖了。我蜷伏着身體，眼睛靠近了衣櫃的鎖孔，窺視着。

我的朋友開了門，偵探進來了，客氣地問着他；他也客氣地回答着偵探，否認着他收藏任何的外人。偵探幾乎信了，並不疑心他什麼。然而不久又一個偵探進來了，右手握着手槍，左手拿着的，就是我拋棄的手銬。他以一種凶暴的臉色，逼問我的朋友；彷彿要給我的朋友戴上我拋棄的手銬。

我氣悶着，心慌着，頭上流滿了汗水，一滴一滴地沿着我的頸頸爬下來。我也不知自己在做着什麼想像，祇聽見我的朋友的話聲以及他的妻子的呻吟，彷彿是一條一條的鋼針，刺透着我的耳孔，我的心。我盼望一切的聲音，立刻結束；因爲我忍不住了一種精神與肉體合成的苦衷，我要從衣櫃裏跳出去。

突然那個後來的偵探，用我拋棄的手鐐打了我朋友的臉頰，這種侮辱比侮辱自己更甚，我想着爲什麼讓我拋棄的手鐐摧殘我的朋友呢？我悔恨着自己，不該把它拋在路上，應該讓它沉入江底，永遠不讓它摧殘我以及摧殘任何人。

我的全身都被汗水溼透着，眼裏却有火一般地燃燒着；不然我的淚水比汗水更多。

在我看見那個後來的偵探第二次舉起我拋下的手鐐要打我的朋友的時候，我暴怒了，一脚踢開了衣櫃，一拳打倒了他，從他的手中奪回了我的手鐐。

「還給我吧，這是我手鐐！」

松花江的支流

江星軍艦，是江防艦隊之一，是江防艦隊的主力艦。不過，它的生命，已經過了長久的年月，已經過了艦齡；艦底常常需要修補，水線甲帶已經漸在腐朽。如果在強國的海軍中，早已爲它舉行了葬禮，或是開除了它的軍籍。它所保持江防艦隊的主力艦的尊稱的，是它仍有着艦型的雄姿，是它的主砲與副砲，比起江防艦隊中的任何一艦，仍有着可驕傲的口徑；雖然，它的戰鬥力，不及日本陸奧號，長門號的百分之一，雖然，在江防艦隊中，如果江防艦隊的全隊，是松花江，它也不過是松花江的支流。

哈爾濱失陷的時候，正是冬天。

江防艦隊都集中哈爾濱的船塢，停在冰面上，沒有經過一絲的抵抗，便悄悄地降服了。

江星軍艦自然也是悄悄地降服了。因此，所有的艦員，都紛亂地談論着，都有着不同的主張。艦長的意思：

「……我祇要保持我艦長的地位——……我祇要保持我艦長的地位——……」
副長表示着：

「……我們應該抵抗，可是我們的軍艦已經被凍住了，已經被俘擄了……」

一個叫馬平的水兵喊着：

「弟兄們，我們應該請求艦長把我們改編陸戰隊，幹一下，幹到死！」

另一個叫陳瑞祥的水兵，勸告地說：

「弟兄們，別傻幹吧！我們當兵，當一輩子，第一輩子，趁着這個機會，我們也許發點財，不是嗎？」

三個月以後，松花江的冰期盡了。堅固的冰面，漸漸地散開裂了紋，漸漸地碎成了冰塊，大的，小的，都各自有着它的奇形，沿着水流的去向流去着，溶化着，漸漸地祇餘下了松花江的一條水流，沿着江底的舊路，開始了無休息的長期的行旅。這時候，江防艦隊的每隻軍艦，已經飄起了煤烟，開動了機輪，從船塢駛入松花江的主流，各自選擇了停泊的地方，等候着江防艦隊司令部的命令。

江星軍艦在較遠的江流中，以較長的錨鍊，投下了鐵錨。它以一种嚴肅的姿態，停留着，任着春風激起的波浪打擊它，而且高揚着主砲與副砲，傲視着它的敵人，好像它並不承認自己超過了年齡，已經老朽，更相信着自己正在年青，正在有着最高的戰鬥力的時候，以它的威力，可以威脅其它任何的武器，必要的時候，它可以征服它的一切敵人。然而它的無能的懦弱的主人，也讓它不幸地隨着主人做了俘虜，以最大的恥辱，恥辱了它，艦尾失去了國籍，——艦尾空留一條不懸旗子的旗杆，寂寞地伴着兩條赤裸的繩段。在它幾聲的笛聲中，可以使人聽見它久蓄的憤怒，——刺耳地叫響着，彷彿催促着它的主人執行抗戰的使命，彷彿要從它主人的手中逃脫，自由地航行，駛向它敵人的戰綫去，施展

着它的威力，替它的主人洗去些恥辱，爲它的祖國爭取些光榮，讓這保留着人類的正義；不然，暴力不是毀滅了一切，弱者而更要毀滅了這世界嗎？甚至，彷彿它要從松花江駛入海洋，向它的敵人決定最後的一次勝負，它並不懼怕所謂的「鐵的浮城」，（日本自稱艦隊的豪語。）即使敗退了，破碎了，也不辜負它祖國的人民所養育它的，期待它的情誼。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江星軍艦仍停在原地。鍋爐的煤塊，雖然天天燃燒着，機輪却不曾開動過一次。並且，所有的水兵也不是從前那樣地愛護它：刷洗着甲板，塗油任何一處的污點……；開門的把手的四邊，遺留着無數的指紋的斑痕，所有的梯階，司令塔，砲塔，都積滿了沙塵。它好像已經被人厭惡了，且遺棄了，它的存在與失去，已經消滅了區別。它原有的嚴肅的姿態，幾乎被破碎了，頹唐了。

「我們反對投降，要求抗戰！」

「誰做亡國奴，誰都不是他爹娘養的；那真是他媽雜種的兒子。」

「……………」

幸是在江星軍艦的甲板上，艦長室的板壁上，發現了這種字跡，又提高了江星軍艦抗戰的情緒；雖然，它的四處更加積多了破舊的軍服，繩段，鐵鍊，以及不經意遺下的油滴，煤塊……。

因此，艦長氣憤了，特意招集一次全部艦員訓話，主要的是說：

「本艦長在艦上，仍有最高的職權，本艦長的命令，應當絕對服從。如果有人故意破壞軍紀，仍以

軍法從事！」

並且，他惡意地質問那些字跡，他問：

「究竟是誰寫的？自己說！」

所有的人，都默然着，默然地向他表示了失望的臉色，可是他仍在繼續着：

「馬平出來，是你寫的，你怎麼不承認呢？」

「艦長，怎麼知道是我寫的呢！」

「在昨天晚間，我看見了，你還不承認嗎？」

「我爲什麼不承認！可是，不完全是我寫的。」

「還有誰寫的你說！」

「我也不知道。」

「放屁！」

於是馬平被罰了五十軍繩。（海軍懲罰的一種，以軍繩代替陸軍的軍棍。）而且開除他的軍籍。
「艦長，馬平從來是一個很好的水兵，並且這次他也沒有犯什麼錯誤；就是犯了錯誤，艦長已經罰了他，也不必再開除他，請艦長還是收回開除他的命令吧！」

副長私自向艦長商請，要求給他些情面；幸是被接受了，馬平得以保有自己的軍籍。這消息被傳

出以後，不僅馬平一人感激他，而且所有的水兵都這樣地贊揚他：

「這才是我們真的長官，這才是中國人！」

馬平經過軍醫的醫治，漸漸地好轉來；在停止很久舉行升旗禮後又第一次舉行升旗禮的那天，他完全恢復了健康。

「今天舉行隆重的升旗禮，一切人員都要列隊參加。樂隊要準備軍樂！」

這是艦長的命令。

水兵聽了艦長的命令以後，幾乎完全驚異起來；因為從來的升旗禮，都很簡單：當他們聽見升旗的軍號的時候，便停止了一切的動作，談話，如果在艙外，是行軍禮，如果在艦內，祇是立正的姿式；所以他們都互相地探詢着：最使他們疑心的便是：

「還敢升起國旗嗎？」

因此馬平特意跑到廚房間去，探望一下他所記憶着的一面國旗，在爐旁，已經做了擦布原有的三色，幾乎被煤烟染成了一色。

集合的軍號響了。一切的艦員，都在甲板上排成隊伍。因為江星軍艦沒有裝置禮砲，以二十一發的紙砲行了海軍最高的軍禮，歡迎着艦長陪來的一個敵人。然後艦長命令升旗：紅，藍，白，黑，黃，五色合成的旗面，慢慢地飄起。任着艦長隨伴那個敵人如何地鼓掌，聽來也祇有他們兩人單調的響聲。十幾

人合奏的軍樂，也並不像從前一樣響亮，彷彿所有的樂器，都漸瘖啞了，而且錯亂着節奏，不相調諧，有的人，祇有裝做着奏樂的姿式，却聽不見他的樂器的音響，有的人，繼續地奏響着，也許他在擔心樂聲中斷下來，有的人……；所以艦長以一種嚴責的眼色傳給他們。於是，他們響亮地奏了一段，然而從狂歡的樂譜却轉爲悲哀的葬曲了，彷彿不是在祝賀着一種典禮，而是在曠大的墓場，哀悼着千萬的死者，或是，憑吊着祖國的亡魂。

經過那個敵人的演說與艦長的訓話，該是禮畢的時候了，可是艦長又向所有的人說：

「我喊你們也隨着喊！」

於是他舉高拳頭喊了！

「『滿洲國』萬歲！」

「『滿洲國』萬歲！」

後句却不如前句那般的誠懇，雄壯而有力。

艦上的人，漸漸地散退了。馬平獨自走向艦尾去，探望那面新旗——隨着江風飄蕩着，纏絆着旗杆，發着一些輕微的騷音，好像故意向他逞着驕傲，做着豪語，使他羞慚，更使他厭惡，憤怒，他要把它撕成細小的碎堆，破成一絲一絲的線條，投入風裏，水上，飄向遙遠的天邊去，或是沉到深深的江底，永遠不讓它有復合的機緣。